

東方

文化集成

季羨林 主編

中華文化編



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

增訂本（下冊）

湯用彤 著

昆蟲出版社



东方文化集成

中华文化编

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（增订本）

汤用彤 著

昆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(增订本)/汤用彤著. —北京:

昆仑出版社, 2006

(东方文化集成·中华文化编)

ISBN 7-80040-817-5

I. 汉… II. 汤… III. 佛教史—中国—汉代~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1441号

《东方文化集成》

中华文化编

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(增订本)

汤用彤 著

责任编辑:张良村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

邮政编码:100035

电话:66531659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492千字

印张:28

版次:2006年4月第1版

印次: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0-817-5/I·604

定价:88.00元(上、下册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

东晋之末叶，姚秦僭号关中，沮渠称王陇西，均奉佛法。长安之译经者，有鸠摩罗什，凉州之译经者，有昙无讖，俱集一时名宿。其影响并及于南北。及至晋末宋初，拓跋氏自代北入主中原。秦凉佛教，颇受兵残。自后政治上形成南北之对立，而佛教亦且南北各异其趣。于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，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。北方重在宗教行为，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。唐僧神清《北山录》(卷四)有曰：

宋人魏人，南北两都。宋风尚华，魏风犹淳。淳则寡不据道，华则多游于艺。(宋僧慧宝注曰，晋宋高僧艺解光时，弘阐教法，故曰华也。元魏高僧以禅观行业据道，故曰淳。)夫何以知，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，南则枝叶生辞行(生下似夺于字)。

由此言之，则唐世已有分佛教为南北二系之论也。

凉州与黄龙

元魏拓跋氏原居极北。非佛教势力之所及。后与中国交通，始知佛法。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，所过僧寺，见沙门道士，





均加敬礼。染中国之风，好黄老，览佛经。遣使致书泰山僧朗。天兴元年(398)始敕建寺塔于都城。明元帝(409至422)于京内外建图像，令沙门敷导民俗。以沙门法果为道人统，管摄僧徒。(详《魏书·释老志》)盖约当罗什在长安译经时也。罗什歿后，关中叠经变乱，加以赫连氏之破佛。(参看《僧传》昙怨僧导传)长安佛教当渐衰颓。魏虽进至黄河流域。但其于佛法，亦自未特加提倡。当时北方佛法稍盛之地，想为西北之凉与东北之燕。

按自秦姚兴末年以至魏太武帝之世(416至452)，北方佛法情形，诸书失载。吾人只可就关于南方记载推测得之。按《高僧传》谓昙无竭(此云法勇)姓李，幽州黄龙人。幼为沙弥，便修苦行，持戒诵经，为师僧所重。以宋永初元年(420)招集同志僧猛昙朗二十五人西行求法。又谓宋释僧诠，姓张，辽西海阳人。少游燕齐。遍学外典。弱冠出家，复精三藏。先于黄龙国(江南称燕为黄龙国)造丈六金像。又谓释法度，黄龙人。少出家，游学北土，备综众经。宋末南游。又谓释昙弘黄龙人。少修行，专精律部。宋永初中南游番禺。又言释慧豫黄龙人。来游京师(建业)。少而务学，遍访众师。考上列诸僧南游之年，均在宋之初叶。可见当时幽燕辽西一带，佛法颇盛。按《释老志》载魏文成帝诏有曰：

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，德泽遐及。沙门道士，善行纯诚，惠始之伦，无远不至。风义相感，往往如林。

惠始号白脚禅师，事详见《释老志》。《高僧传》称为昙始，谓为关中人。(《志》云姓张氏，清河人。)于晋孝武帝太元之末，赏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，为高句骊闻道之始。义熙初复还关





中，(上见《僧传》)后至平城，为太武帝所重。太延中(435至439)卒。(此据《释老志》。《高僧传》谓为太武帝所杀，并著神异，所载与《志》所言均不合，当是讹传。)据此则始原亦曾游东北，后乃至平城。依《高僧传》所载，黄龙僧颇多南游。则献文帝之所谓无远不至者，或亦颇有来自东北者也。(北燕冯氏颇于魏朝宫禁信佛有关，下详。)

北凉沮渠氏，本可谓为佛法之国家。其于元魏释教，尤有密切之关系。《释老志》曰：

凉州自张轨后，世信佛教。敦煌地接西域，道俗交得。其旧式村坞相属，多有塔寺。太延中，凉州平，徙其国人于京邑。沙门佛事，皆俱东，象教弥增矣。

太武帝在太延五年(439)灭凉。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万户(或作十万户，见《通鉴考异》)于平城。《续高僧传·僧朗传》，谓魏军东归，掳掠沙门与之俱还。其文曰：

释僧朗，凉州人。魏虜攻凉。城民素少，乃逼斥道人，用充军旅，队别兼之。及轭轳所拟，举城同陷。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军，将魏主所，谓曰，“道人当坐禅行道，乃复作贼，深当显戮，明日斩之。”至期，食时，赤气数丈贯日直度。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，奏曰，“上天降异，正为道人，实非本心，愿不须杀。”帝弟赤坚王亦同谦请。乃下敕止之。犹虜掠散配役徙。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。及魏军东远，朗与同学中路共叛。(下略)

按魏太武帝曾遣使求昙无讖。可见其徙沙门至平城，固不必



全因僧人曾充军役也。太武献文之世，沙门特知名者，有玄高，昙曜，师贤，与元魏佛法之兴衰，并有重大关系，则均自凉州至平城者也。

释玄高

《高僧传》曰，释玄高，姓魏，本名灵育，冯翊万年人也。母寇氏，本信外道。始适魏氏，首孕一女，即高之长姊。生便信佛，乃为母祈愿，愿门无异见，得奉大法。母以伪秦弘始三年梦见梵僧馥华满室，觉便怀胎，至四年（402）二月八日生男。家内忽有异香，及光明照壁，迄旦乃息。母以儿生瑞兆，因名灵育。时人重之，后称玄高。按寇谦之亦为冯翊万年人，玄高与之同县。而其母又姓寇氏，高本名灵育，又似道教称号，则其母或原奉道者也。

年十二（约 413），入中常山（疑中南山之误，中南即终南，在万年县之南），坚求出家，改名玄高。出家时，谓有神人迎送。年十五，已为山僧说法。专精禅律。闻关右有浮驮跋陀禅师，在石羊寺弘法，高往师之。旬日之中，妙通禅法。跋陀称之。按佛陀跋多罗在弘始十三年已离长安南下，其时玄高只十岁。而佛陀跋多罗亦未闻住石羊寺，则此所谓浮驮跋陀者，不悉指何人。若系觉贤，则《高僧传》谓高于弘始四年生，必有误也。（参看伊藤义贤《支那佛教正史》四八七页）

后高杖策西秦，隐居麦积山。山在水东南八十里。庾子山作《麦积崖佛龕铭序》，有“方之鹫岛，迹遁三禅”之句，盖陇右之名山也。从高学者百余人。长安释昙弘亦隐于此，均以禅法为业。时西秦乞伏炽磐据陇西（义熙八年〔412〕至元嘉四年〔427〕凡十六年），称河南王（事在义熙十年）。有外国禅师昙无毗，深于禅法，来入其国。玄高率其徒众从之。时河南有二僧，虽形为沙门，而权佞伪相，恣情乖律，颇忌学僧。昙无



毗既西返舍夷(当即迦夷),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(当即炽槃子慕末)谗构玄高。摈高往河北林阳堂山。(不详)山古老相传云,是群仙所宅。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,游刃六门(禅法六妙门)者百有余人。有十一人备著灵异。中有玄绍,秦州陇西人。即《僧传》长安太后寺慧通之师凉州禅师慧绍。绍后入堂术山蝉蜕而逝。堂术山即小积石山,《水经注》谓相传有神仙往返,盖亦仙山也。(参看《云笈七籤》二八)时昙弘法师已往岷蜀行化。河南王藉其高名,遣使迎接。弘既至,即言于王,请高还国,崇为国师。后高游凉土,沮渠蒙逊亦相敬礼。时海西有樊僧印,亦从高学。(《高僧传》作樊会僧印,据《珠林》八十四,会字衍。)印后行化江陵。(《名僧传抄》有传,僧印原姓樊。)盖玄高在西北已为禅学之宗师矣。

魏太武帝灭凉(439),其舅阳平王杜超,请高同还平城,大流法化。太子晃事高为师。晃一时被谗(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,谓为大臣崔氏寇氏所潜),为父所疑,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。太武帝梦其祖及父责问,何故信谗。太武帝乃下诏令太子共参国政。(事在元嘉二十年。《宋书·索虏传》有此诏书。但未言其信谗及感梦事。与《南齐书》及《僧传》所载不同。)后崔浩(传原作皓)寇天师又潜(传原作赞)曰:“前梦玄高所为,宜诛之以除害。”太武帝从之。时有凉州沙门慧崇,乃尚书韩万德门师,亦并被幽繫。均以太平真君五年九月十五日被害。(《广弘明集》所载《释老志》谓是时太子幽死。但晃之死在此后七年。其言妄。按道宣于《释老志》原文,常加增删,不可为据。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虽有太子被杀之说,但均未言与佛教有关系。)玄高年四十三(生于弘始四年)。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(444)。死时备著灵异云。

按《高僧传》所载玄高为太子作斋事,亦见《南齐书·魏虏



传》。但《魏书》、《宋书》均不见录，《通鉴考异》谓应从《魏书》。疑《僧传》所载不全为实录。查太武帝在元嘉十五年已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。（玄高死时，年四十三。）十七年改元太平真君。十九年受寇天师法篆。是在玄高死前数年，太武帝已抑佛尊道。至太千真君五年其残害益甚。玄高之死无论原因如何，但必为毁法步度之一。《高僧传》言玄高被杀后，又复活，预言大法将灭。实则在当时有识者必已可见及此也。

太武帝毁法

天师寇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。假托神人，依傍佛典，制作伪经。除去三张之法，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。对于道教徒，加以整齐严肃之戒规与组织，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。而汉代以来，图讖历数之学，颇流行于北方。谦之备悉其术。自称新经应运出世，神人作诰，谓以经付谦之，转佐北方太平真君。其所言与于吉所谓太平气至，德君将出之说相似。崔浩明历数，尝论古今治乱之迹，自夜达旦。故深有契于谦之之学。在明元帝之世，谦之已谓浩曰：“吾行道隐居，不营世务。忽受神中之诀，当兼修儒教，辅助太平真君，继千载之绝统。而学不稽古，临事暗昧。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，并论其大要。”浩乃著书二十余篇，上推太初，下尽秦汉变弊之迹。（上见《魏书·浩传》）按谦之之意，窃三统五德说之余绪，上承汉代之经学，故谓之兼修儒教。夫既以长生仙化之术眩人主，又用继古圣王道统之说，上干拓跋氏之君。其为英武有大志之太武所嘉纳，固不足怪。故崔浩上疏太武曰：“臣闻圣王受命，则有天应。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皆寄言于虫鱼之文。未若今日入神接对，手笔灿然，辞音深妙，自古无比。（中略）今清德隐仙，不召自至。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。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。”世祖欣然，乃始崇奉天师。（《释老志》）后遂改元



太平真君(440)。

太武帝锐志武功,每以平定祸乱为先务。太延四年(438)三月癸未,魏主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。《通鉴胡注》云,以其强壮,罢使为民,以从征役。按是年魏大举伐柔然。次年远征凉州。胡氏之说,必有所据。又明年而改元为太平真君。又二年而帝备法驾,诣道坛受符箓。是时凉州沙门已来平城。太子晃奉玄高,尚书韩万德师慧崇。然太武帝则已信寇谦之。于崔浩尤言听计从。浩既奉道,以谦之为师,尤不信佛。与帝言,数加非毁。常谓虚诞为世费害。帝颇信之。《释老志》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,诏王公以下至庶人以私养沙门巫觋于家者皆遣诣官曹。过二月十五日不出,沙门巫觋死,主人门诛。并斥佛教为“西戎虚诞,妄生妖孽”。《释老志》载此诏于七年入长安之后。按帝于七年二月乃入长安,而同年正月无戊申,今从《魏书》本纪,《北史》卷二,与《通鉴》。)其年九月而玄高慧崇被杀。二僧必因是当时佛徒上首而遭难。朝廷排斥佛法,已甚积极。又先是沙门慧始,本葬平城城内。至真君六年,制城内不得留瘞,乃葬于南郊之外。其时送者六千余人。中书监高允为之传颂其德迹。《释老志》按《高僧传》载玄畅本玄高之弟子,值虐虏翦灭佛法,害诸沙门。玄畅乃于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十七自平城遁。查真君六年有闰五月,则是年已有害诸沙门之事。(其翦灭佛法则在明年,《僧传》稍误。)又同年冬,盖吴谋乱关中。魏主西征。明年(446)二月,帝至长安,在佛寺见大有兵器。帝怒,疑与盖吴通谋。命诛阖寺沙门。阅其财产,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,又为窟室以匿妇女。崔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,毁诸经像。帝从之。寇谦之与浩固争,浩不从。《北山录》五,亦言谦之谏浩勿诛沙门。)先尽诛长安沙门,焚毁经像。并敕留台下四方,令



一用长安法。于是年(446)三月下诏,其文自谓“承天之绪,欲除伪定真。(按浩上《五元寅历表》有曰:“今遭陛下太平之世,除伪从真”云云。又世传太安二年中岳嵩高灵庙碑,庙系寇天师所奏立。碑文中并有“除伪宁真”及“《河图》授羲《洛书》授农”诸句。)复羲农之治。”此盖自以为继王者之统,用寇崔之说也。又谓胡本无佛,“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(元真乃晋竺法深之师,吕伯彊未详。根据近人考订,疑即《僧传·康法朗传》之吕韶),乞胡之诞言,用《庄》、《老》之虚假,附而益之,皆非真实。”此则谓佛非胡神,非所应奉也。诏书末曰:“有非常之人,然后能行非常之事。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。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,尽皆击破焚烧。沙门无少长悉坑之。”时太子晃监国,虽屡谏不用。然犹缓宣诏书,远近皆豫闻知,得各为计。沙门多亡匿获免,或收藏经像。唯塔庙在魏境者,无复孑遗。(上见《释老志》及《通鉴》)

太武毁法,固亦可谓为佛道斗争之结果。但其主动人为崔浩。浩之妻郭氏,敬好释典。时时读诵。其从弟模,虽在粪土之中,礼拜形像。(《魏书·浩传》)其同事高允信佛,时设斋,好生恶杀。早年曾出家为沙门。(见《允传》)寇谦之亦不欲毁灭佛教。(据《释老志》谦之本认佛得道,在四十二天。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载道士郭行真文,谓“陶[贞白]寇[谦之]两杰,摄敬释宗,详于梁魏之书”云云。)浩独昌言毁佛,可谓一意孤行也。(后世佛徒痛恨浩,即因此。)盖浩既修服食养性之术,又精汉代以来经术历数之学。深欲帝“除伪从真”以应新运。毁佛乃与其劝帝改历以从天道(见本传),用意相同。据此毁谤胡神,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。其事又非一简单之佛道斗争也。按南朝佛道之争,纯用笔舌,以义理较长短。北



朝则于其开始，即用威力，作宗教之斗争。且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为习禅之玄高。南重义学，北重实行，于此已见之矣。

昙曜复兴佛法

崔浩于毁法后四年(450)被诛。(《水经注》谓，同年寇谦之所奏造之静轮宫亦毁。)太武帝颇悔前事。(《僧传·昙始传》、《续传·昙曜传》均有太武帝因白足禅师事而生悔心之说。但证以《释老志》，其事不确。)但已行，难修复。太子晃潜欲兴之，而未敢言。(《释老志》)又明年太子薨。又一年(452)太武被弑。计终帝之世，法废积七年。然禁稍宽弛，笃信之士，得密奉事。(《释老志》)至文成帝即位(晃之子)。佛法又兴。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与昙曜。盖仍均原从凉州来者。

《高僧传·玄高传》云：“凉沮渠牧犍时有沙门昙曜，亦以禅业见称，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。”此昙曜当即魏世复兴大法之沙门，道宣作传，谓未知为何许人，实则来自凉州也。《释老志》称其有操尚，为太子晃所知礼。佛法之灭，沙门多以余能自效，还俗求见。曜誓欲死守。太子再三亲加劝喻。仍密持法服器物，不暂离身。闻者叹重之。按文成帝即位时，年只十二岁。其父晃奉佛虔至。文成帝原必亦常得见玄高及昙曜等。即位约一年，即下诏复佛法。年甚幼而作巨大之兴革，必其左右之大臣，及与接近之僧人所主张，昙曜亦或与有力也。(《释老志》谓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，自中山奉命赴京。是曜早受知于文成帝之证。)文成帝诏书(《释老志》)，盛称释迦如来之化。而于太武毁法，则归过于有司之失旨。令得听性行素笃出于良家者出家。率大州五十，小州四十人，其郡遥远台者十人。是时为兴安元年(452)十二月。天下承风，朝不及夕。毁坏图寺，仍还修复。佛像经论，又得再显。(《释老志》)

沙门师贤者，本罽宾国王种人。少入道，东游凉州。凉



平，赴魏京。罢佛法时，师贤假为医术还俗，而守道不改。于复法日，与同辈五人反为沙门。帝亲为下发。师贤为道人统。贤于和平初（460）卒。昙曜代之，更名沙门统。帝师事之。（《释老志》）师贤昙曜并为僧统，于丧灭之余，召集流亡，必多有尽力也。《高僧传》谓有僧周者，常在嵩山头陀坐禅。及灭法，乃与数十人入距长安西南四百里之寒山。及永昌王镇长安，奉旨复法。闻周名，迎之。周令弟子僧亮应命。于是修复故寺，延请沙门。关中大法更兴，亮之力也。按昙曜以禅业见称，师贤以医术行世，僧周头陀坐禅，均为文成帝世之主要人物。（《释老志》谓时有道进僧超法存等并有名。三人未详。但《僧传·昙无讖传》，有道进善禅法。又《法朗传》谓有师法进，亦似业禅。或亦即道进。又《僧传》有《法进传》云，“法进或曰道进”，当均为同一人。）则北魏佛法在复兴后之性质，可以推知也。

北朝上下之奉信，特以广建功德著称。文成帝即位元年诏有司为石像。兴光元年（454）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（级原作级）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，各长丈六，都用赤金二万五千金。太安初（455）有师子国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到京师。又沙勒沙门赴京师，致佛钵并画像迹。和平初昙曜为沙门统。白帝于京西武州塞，辟凿石窟五所，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。雕饰奇伟，冠于一时。（《释老志》）献文孝文常驾幸此山石窟。武州塞之最高峰，名云岗。昙曜所凿造，即今日世界驰名之大同云岗石窟也。按据近人考证，在此前，凉州鸣沙山已大规模开山造像。凉州僧人移于平城。其中当不乏善工艺者。武州造像，必源出凉州，且昙曜亦来自凉土，开窟又为其所建议。凉州佛教影响于北魏者，此又一大事也。



但昙曜于复兴佛法要以在经济上最著功绩。《释老志》曰：

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为僧祇户，粟为僧祇粟。至于俭岁，赈给饥民。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，以供诸寺洒扫，岁兼营田输粟。高宗并许之。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郡矣。

按《魏书·术艺传》云，蒋少游“见俘人平城，充平齐户”。又《崔道固传》：“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乾，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新城。”则平齐户者，乃讨平青齐，用所徙民以充之（并立郡），故有此名。又按《释老志》高肇奏云：“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。”则上文所谓“诸民”中有凉州徙来之民。大概昙曜所奏请充僧祇户者多魏平诸国之俘虏。而佛图户则品格更卑，为犯重罪者及官奴。（犯重罪者充佛图户自赦免其罪）僧祇户原所以赈济饥荒，且为僧伽之共有财产。（《释老志》高肇奏云，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。）但其后冒滥，僧人诛求无厌，且用以谋私利。然昙曜于寺院毁灭之后，谋经济权之确定，其于复兴必助益不少也。（参见《东洋史研究》二卷二号冢本善隆论文）

《释老志》云，昙曜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（此人不详）译出新经十四部。按《房录》著录昙曜译有三部（谓在和平三年于石窟寺内译。据此则石窟寺和平三年前已工毕），吉迦夜译有五部（孝文帝延兴二年为昙曜译于北台），前后共只八部。此中曜译有《付法藏传》四卷。吉迦夜又译有《付法藏因缘传》六卷，《房录》等谓与曜译者不同。《房录》云：



昭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陵废，欣今载兴。故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，译斯传经，流通后贤，庶使法藏住持无绝。

按太武帝毁法之时，诬言佛法本是虚诞，胡无此教，乃汉人之无赖者所伪造。昙曜于大法再兴之后，乃译《付法藏传》以明释教之传来，历然可考。而且不数年中，吉迦夜又为曜重译之。盖皆意在昭示传灯之来由，而“庶使法藏住持无绝”也。

北魏诸帝与佛法

北魏诸帝，虽渐被华化。然其奉佛，则与中国南方之君主不同。景穆（太子晃）文成父子所交游者为禅师，大修功德以求福。与同时之宋文帝，能辩论佛义者，自异其趣。文成崩御，子弘嗣立，是为献文帝。相传宋孝武帝大明四年（《释老志》作文成帝太安末，误），建业中兴寺设斋，有一沙门容止独秀，举众莫识。问之，答言“从天安来”。言讫忽然不见。（事详《高僧传·道温传》，《宋书·天竺传》，《珠林》卷十七。）其后七年（原作六年，误）而献文帝践祚，改元天安。（上见《释老志》）盖自以继天安人自许，并引南朝神话自重也。帝于平城起永宁寺，构七级浮图，高三百余尺，基架博敞，为天下第一。（《水经注·漯水篇》云，工在寡双。）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，高四十三尺，用赤金十万斤，黄金六百斤。又构三级石浮图，榱栋楣楹，上下重结，大小皆石，高十丈，镇固巧密，为京华壮观。（《水经注》云，三层浮图真容鸞架悉结石也。装制丽质，亦尽美善也。）献文帝雅薄时务，常有遗世之心。在位六年而禅位于太子宏。诏书自谓希心玄古，志存澹泊。移居于北苑崇光宫（《水经注》云，崇光宫为献文帝为太上皇所居之故宫），览习玄籍。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，去崇光右十里。岩房禅堂，禅僧居其中。（《释老志》）按献文于天安元年，亲受道篆。



(《通鉴》云,太平真君以后,魏帝均受道篆。)高允《鹿苑赋》(载《广弘明集》)叙帝之志愿,有云“资圣王之远图,岂寻常以明教,希缙云之上升,羨顶生之高蹈。”帝盖希求鼎湖仙去,故尔弃位。其所信并不专在佛教。但因信道而至于禅位,则其对宗教之热情,似又非南朝帝王爱好玄理者,所可比也。

然《释老志》云,献文帝览诸经论,好《老》、《庄》,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。或帝于佛道理论,亦有兴趣。但确于佛义有研求提倡者,北魏终当推孝文帝。其父献文及祖母文明太后并崇佛,故帝早受熏陶。即位后,整饬僧纲(下详),并建功德。令昙曜于济州迎灵像于永宁寺设斋。(《释老志》)立思远寺。(见志及本纪)诏诸鸷鸟伤生之类,宜放之山林。为太后起塔,罢鹰师曹,以其地为报德佛寺。(见《文明皇后传》,参看《释老志》。)具见奉信之诚。帝善文学,雅好读书,博览经史,并能讲说。(《魏书·韦纘传》云,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。纘掌缀录,无所遗漏。)善谈《老》、《庄》,尤精释义(本纪)。太和三年,幸永宁寺,设会行道听讲,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。(《魏书》二十四云,高祖闻崔僧渊知佛经,善谈论。敕以白衣入听于永乐经武殿。)诏于罗什法师之常住寺建三级浮图,并访其后胤。迁洛后屡诣金墉城西王南寺,与沙门论议,因此于城开一新门。(《伽蓝记》)《释老志》云,其时沙门道顺,慧觉,僧意,慧纪,僧范,道弁,惠度,智诞,僧显,僧义,僧利并以义行知重。

诸僧中道顺慧觉(按出《贤愚经》者有慧觉,或即此人。)僧范智诞僧利均不详。僧显为方山思远寺主,孝文以之为沙门统,继昙曜之后。(据《广弘明集》载有孝文《岁施道人应统帛诏》,应统亦帝世沙门统。)僧义为平城皇舅寺主,(寺见《水经注》)孝文敕为都维那。(上见《广弘明集》孝文帝诏书)僧意住



泰山朗公谷山寺，贞确有思力，每登座讲说，辄天花散于法座。（详《续僧传》）道弁《续高僧传》作道辩，曾注《维摩》、《胜鬘》、《金刚》、《般若》、撰《小乘义章》六卷，《大乘义》五十章，及《申玄照》等。并欲广注众经，未果。魏有经《大法尊王》八十余卷，辨知其伪，集而焚之。虽耳聋，但对孝文，不爽帝旨。初住北台，后随南迁。剖定邪正，开释封滞，是其所长。确为一义学僧人也。慧纪（亦作记）与道登昙度（当即上文所引之惠度，《续僧传·道登传》作法度），同受学于僧渊。渊为罗什门下彭城僧嵩之弟子。嵩精于《成实》、《毗昙》二论，原信《大品》，后乃信《涅槃》。（据《中论疏》所载）渊受《二小乘论》于嵩，慧解之声，驰于遐迩。慧纪通数论，曾讲经于鹿苑（当即献文帝所在地）。逝世后，孝文帝下诏为之施帛设斋。（上详《广弘明集》孝文诏书）道登为孝文之师，善《涅槃》、《法华》及《成实》、《胜鬘》，孝文重之，常与谈论。（《释老志》及《灵微志》。《南齐书》四十五《遥昌传》。）太和二十年卒。帝哭之，为之施帛设斋。（《释老志》）昙度受渊之《成实》，兼善《涅槃》、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、《大品》。亦为孝文所重。在北方大开讲席，听者千余，所撰《成实义疏》八卷，盛行北土。（《僧传》本传。按嵩渊纪登度均彭城僧。又《广弘明集》载孝文赠徐州僧统僧逞帛诏。徐州名僧甚多，乃当时佛法之中心。）盖魏之义学如《成实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毗昙》均导源于孝文帝之世。（关于《成实》、《涅槃》在北方之发展，另详之。）北方义学沉寂于魏初者，至此经孝文之诱挹，而渐光大也。孝文帝尝为佛陀禅师（《释老志》作跋陀）于嵩山立少林寺。佛陀禅师有弟子慧光，尤为魏末义学之大师。又有惠猛法师，亦义学僧。孝文帝与之清谈移日，后受宣武帝之知遇。（《陶斋藏石记》九碑文并跋）

《广弘明集》载孝文帝《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》，可见北